



CHI 301 指導論文

姓名：劉悅芬

(1096329)

組別：創作組

指導老師：梁秉鈞教授

題目：〈旅程・女情〉



謝辭

本畢業論文，承蒙梁秉鈞教授悉心指導，得以完成，謹此，衷心感謝。

學生：劉悅芬

日期：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四日

小序

這是一個關於女人的故事。

屬於一個女人的故事，也是幾個女人的故事。

故事由一個旅程說起。

從一個女人逃離丈夫的旅程，獨個兒走到他方，展開了幾段「女情」。

這幾段「女情」，他們各自經歷不同的人生階段。

她們每一個正向著各自各的目標前進……

故事從一個逃情的女人說起，丈夫對她不忠，她沒辦法容忍，在前路不明的情況下，她選擇逃跑，乘飛機出國，逃到一個沒有人認識她的國度——日本的北海道去。無疑，我是對北海道有著無以名狀的偏愛。雖然不曾到過這裡，只到過本州的大城市去，可是當我打算為我的主人公找一個逃跑後的落腳點，我還是選擇了北海道。這大概跟一齣日本電影有關，岩井俊二執導的《情書》，叫我對北海道這個地方一見難忘，總覺得這裡是回憶的一個好地方。就是這樣，我選擇了北海道作為她這個主人公逃情的目的地。

除了逃情的女人，小說還有五個不同的故事。這五個短篇不約而同是女人的故事，由她們的角度出發，從她們的視覺敘述故事。除了其中一篇為一個男生的角度，從一個男生透視一個女生的點點滴滴，這可是我的第一次，畢竟我實在太喜歡寫女人。

我喜歡寫女人，特別是二、三十歲的女人，我總覺得太過年輕的，比方說是十多歲的雖然青春漂亮，可惜閱歷有限，相對來說，她們的可能性無疑少了一點，畢竟稚嫩的不及有過去的女人來得動人。有過去的女人像極一杯功夫茶，初呷一口味道太濃，第二口便嘗到其甘味。

我覺得這五個小故事也談得上是女人一生總會遇上的幾個重要階段。年輕的時候，唸書時被男生默默暗戀，當那個他對你表明心情，心總有陣陣悸動。正值熱戀期，在男生的要求下，跟喜歡的他發生了親密關係，一不小心的懷孕了，也不是鮮有的事。年紀日長，跟一個男人談戀愛，日子久了，感情總會在蒼白的日常生活中逐步消滅，跟溶掉冰塊的咖啡，味道沒有兩樣。後來，跟一個男人嘗試一起生活，體味二人各自不同的生活語言。夢想有個幸福家庭的，跟所愛的男人組

織一個家庭。為值得的他生一、兩個孩子，把孩子們成爲女人的唯一。女人也許會永永遠遠跟丈夫好好的渡過下輩子，也說不定跟逃情的女人一樣，丈夫有了外遇，人的路該會怎樣發展，當中總有千千萬萬個未知數。

我倒以爲這篇小說好像寫了一個女人好幾個必經階段，有些人經歷過幸福的，也有些可能嘗盡苦澀。

很多人以爲以小說創作的作爲指導論文題目的同學，相對作評論的同學，應該容易得多吧。事實上，我覺得小說創作遠較寫評論的困難得多。寫評論的最重要是蒐集不同的具參考價值的書目，以它們作爲支撐自己論點的理據。然而，小說創作便沒有任何參考書可以直接對症下藥。

對我來說，要寫一篇長達一萬五千字的小說可不易爲。也許對別的同学而言，字數可不是一個問題，洋洋灑灑的已寫成數萬字。反而，一萬五千字壓根兒對我是個沈重的負擔。沒有靈感，把我的小說拖垮了一段很長的時間。那時候，執筆在案，對著一大疊原稿紙，久久不能下筆，半隻字也沒辦法寫下來。最終在紙上寫了好幾段文字，可是看上去總不太合意，想也不想便把它們丟到垃圾箱去了。梁教授知道了我的難處，對我提供了不少寶貴意見，他提議我先隨心的寫好幾頁，讓自己進入寫作狀態，隨著進入狀態，寫的小說也會好一點。我試著他的方法，寫的小說比之前好得多。

這幾個短篇小說，我作了幾次修改。其中的一篇寫女人懷孕了，在寫她懷疑自己有孕的過程下了許多筆墨。當中我曾把整個檢孕過程全都描繪出來。在等待驗孕棒測試結果的那一段時間，我著墨很多。而且對她的他也寫得很負面，被我塑造成一個不負責任的人。當我寫成了給梁教授看，梁教授告訴我這個寫得太單薄，內容談不上豐富，特別是沒有對二人之間的相處、箇中關係著墨，人物流於蒼白無力。於是我決定對此加以修改，多加一點留白的地方，讓讀者多一點想像空間。

感激梁秉鈞教授，在百忙之中仍對我的小說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，在此再一次感謝梁教授的悉心教導。

<旅情·女情>

這是一個平凡的春日，天灰灰的，雲壓得低低的，樹葉的葉尖盛著透亮的小水珠。她走出大廈，手挽著一個手提袋，深藍色的手提袋把她弄得有點腳步不穩，她嘗試兩手挽袋，才能站得穩定一點。空氣中的水氣很濃，風不知逃到哪裡，半點風也沒有，她一邊走著，一邊深深的呼吸，這樣呼吸她才不再感到窒息。天色的灰早已褪去，反成了別個顏色，天空透著隱隱的紅，她抬頭看在眼裡，不自覺的皺起眉來。

她的臉沁著一顆顆汗珠，髮際也有點水氣，她下意識的摸摸頭髮，才發現手心濕了一大片。計程車正從她的方向駛來，她伸手招它，車子乖乖的停下來，她想也不想便登上車子，把車門緊緊關上。

當車子停下來的時候，她已經到達目的地。甫下車，她提著手提袋走進客運大樓。機場今天談不上熱鬧，她走到E區，只有三數人正排著隊等候辦理手續。她辦好手續，看看架在前端的時鐘還未到九時。她從口袋掏出手提電話，電話仍舊乖乖的躺著，沒有甦醒過來。

她在客運大樓四處走走，不知道該往哪裡去。碰巧看見遠處有間Café，便逕自走過去。她沒有看清楚這間店的名字，便挑了近窗的位置坐下。她把手提電話拿出來放在桌上，手提電話還是沒有動靜。她伸手喚侍應，點了一杯熱紅茶。侍應把熱紅茶端來，她把牛奶倒進杯中，懸浮在杯內的牛奶成了一圈一圈的漩渦，她拿著小銀匙攪拌著，牛奶才慢慢的消散掉。一縷縷煙從杯中冒出來，模糊了她的視線，也使玻璃窗模糊了一大片，她倒覺得眼睛有點乾澀。她無端念起第一次跟丈夫約會的地點跟今天的環境很相似，也是咖啡廳，燈光暗暗的，案上擺放了一個藍色的燭台，圖案是菱形的，裡面點燃的是薰衣草味道的香薰蠟燭，她當時喝的是她最喜歡的Ice Latte。那天他穿了藍色長袖襯衫，這樣穿的他更顯得身型長長的。她不知道為甚麼這麼喜歡他穿襯衫，只知道他這樣穿，人看上去也溫柔一點。吃過飯後，他們趕著進戲院看電影，這齣電影她早幾天跟朋友看過，可是他走過來問她有沒有空看這套電影，她還是想也不想的一口答應。看過電影，已經差不多十二時了，他陪她走到巴士站等車，她跟他刻意保持一點距離，她覺得這樣比較好一點。他也沒有說甚麼，只是聽她說起最喜歡的那一齣日本片，除了望著她微笑，他甚麼也沒說。十二點十五分，最後的那班車到達巴士站，他突然問她下星期有沒有空跟他看電影，她想了想才跟他說遲些再談。上車前她回頭跟他微笑，他的視線沒有從她的臉移開。她瞄瞄手提電話，抬起頭來看窗，玻璃窗仍舊有點模糊。

她看看手錶，時針早已繞過十時了，她只得喚侍應結賬。當她走到登機開口時，

還不到十時半，她找了個位置坐下來，正好對著一片偌大的落地玻璃窗。天不再泛紅，雨早已下著了，雨點傾斜的灑落在玻璃窗上，把反射在玻璃窗上的她也看得不太清楚了。看到玻璃窗反射的自己，她覺得有點眼熟。那天她提早了下班，她到市場買了丈夫最愛吃的牛排，趕緊回家給他一個驚喜。她爲了不要驚動丈夫，沒有像平常一樣甫回家便大聲喚丈夫，她的腳步放得很慢，緩緩的走到臥室。臥室的那扇門沒有關上，只是半掩著。她把門微微推開，丈夫裸身在床上睡得很熟，她正想走過去喚他，她卻聽見浴室無端的傳來不住的水聲，她想也不想便踏進鞋子奔出去了。進了升降機，她從鏡子看到自己，她還看到手上拿著牛排。

她聽到廣播，登機的時間到了。她走到登機閘口排隊，捏著手提電話，緊緊的握在手心。地勤人員喚了她好幾次，她才把口袋裡的登機證交到服務員手中。當她從服務員手中接回登機證，對方好像跟她說話，甚麼旅途愉快似的，她壓根兒沒有聽清楚人家跟她說了些甚麼。機艙服務員引領她坐下，坐位編號是30A，剛巧是個靠窗的位置。她坐下不久，便拉起窗罩，她習慣乘飛機時望窗。她把手提電話掏出來，揭開手機，檢查接收是否不良、還是電池早早用光，她看過後，深深呼了一口氣來，手提電話老是不發聲響。她沒有把手機合上，只是把它放在腿上，眼睛緊緊的閉上。

機艙廣播忽然響起，提示乘客扣好安全帶，她張開眼睛把安全帶扣好。她拿起手提電話，電話還是沒有響起來，她摸到關機鍵，手指觸摸著這個紅色按鈕還是動也不動，直到廣播提示再度響起，她才捨得把電話關上。

飛機緩慢的爬到跑道去，準備展開它的翅膀，帶著乘客們飛到他們想到的地方。她藏在鐵皮大鳥的肚子裡，眼睛望著那片逐漸縮小的土地，高高的大廈早不見了，剩下來只得一大片綠、也有泥黃的。她的伸手進口袋，口袋裡微微隆起，她緊緊捏住些東西似的。她把窗罩關掉，閉上眼睛決定在大鳥的腹部好好睡一覺。

風徐徐吹來，把長得細長的草吹得頭也抬不起來，身體被迫屈曲，久久不能伸直身子。兩旁的大樹生出了粉紅的花，有的半開著，有的花瓣早已散開了，花蕊也露了出來。風向兩旁大樹吹過來，花瓣站不住腳，遍地都是粉紅色。她在花下走著，走到哪裡，也聽到花瓣被踏碎的聲音，沙沙沙作響。

走過樹林，看到太陽只剩下半個，另一半被海水淹沒了。她坐在海邊的一張藍色長椅上，看著太陽下山，被它的餘暉刺痛了眼睛，只得眯眼看它，不能完全睜開雙眼。

她好不容易張開眼睛，回顧四周，只剩下她一人坐著，別的人全都走光了。來了幾天，她的手提電話還是響也沒有響。她覺得去到哪裡，還是剩下她一個人，世

界只得她一個似的。她伸手進了手袋，找了好一會，才從袋中掏出一本書來。

(一)

天黑得沒有邊際，太陽早已失去蹤影，只剩下月兒孤孤單單的懸在半空。雨已經下了一整天，整個大白天天色總是灰灰的，太陽的光澤好像被雨水肆意吸去，失去原有的色澤，變得暗淡起來。月色被雨水洗擦著，雲也不算多，還可隱隱的看到月的存在。月的暈黃比平常淡了一點，跟中秋節推銷市面的月餅盒所畫的月亮相去甚遠，可是月亮外圍添了一個光圈，倒生了一份神秘。

懸在月台的時鐘剛走到八時，她站在黃線後排著隊。月台的人疏疏落落的站著，也有好幾個人坐下來等列車，椅子跟她站的位置距離很遠，她沒有打算走過去坐著等，她見到坐下來有對年老的夫婦，老伯伯正替老婆婆拍去身上的雨水，這場雨可真的下得很凶。

她看到車站前有一支街燈，跟附近的樓房差不多高，它灑著暈黃色的光，為人們帶來隱隱的暖意。雨水撲到街燈去，在暈黃燈光映照下，把雨水的蹤跡暴露出來了。她看著燈光下的雨點，感到有點暈眩，剛好列車駛近，她也得準備上車。

「The Next station is Tai Wai, 下一站係……」車廂中響起廣播，提示乘客下車，可是她壓根兒沒有在意廣播說了些甚麼。她閉上眼睛把頭靠在車窗，車窗外的樹、樓房、月台還有街燈，都被列車丟掉，這些景物倒跟她沒有甚麼關係，她沒有睜開眼跟它們道別。

跟他一塊乘車時，她習慣把頭靠在他的肩上。靠在他的肩膀，她覺得跟他看東西接近多了。他身材比她高大，她只有靠在他的肩膀時，她才能按著他的視線看東西。這樣的依著他，她聽到他的心跳聲，也從他的呼吸中聆聽他的鼻息，她就是喜歡這樣的靠著他。那天他帶她到赤柱去，巴士的路程不短，他伸手抱她，她緩緩的把頭靠在他的肩上，隨著巴士在南區的山路繞行，她隱約聽到他跟她好像說了些話，她聽得不太清楚，只得嗯一聲，沒多久，她再沒有聽見甚麼了。車子快將駛抵終站，他輕輕拍拍她的手，在耳邊喚她的名字，她才捨得醒過來。花了一些時間，她才能睜開眼睛，眼睛微微張開，隱約看見的是一雙眼睛。

她遲緩的張開眼睛，車廂的燈光強烈得令她不能立刻睜眼，她眯眼一會，才能把眼睛張開。她看出窗外，列車正向著不遠的黑洞駛去，這個黑洞將把列車帶到大圍。對於鐵路的隧道，她倒有點害怕，她曾跟他看了一部電影，電影已經是十多年前了，劇情的發展全都發生在地鐵裡。當列車駛進隧道，畫面漆黑一片，忽然傳來一陣淒厲的慘叫聲，待畫面再次光亮起來她已經沒有再看一眼，只把頭埋進他的懷裡去。

列車把黑洞拋得遠遠，她別過面望窗。她沒有看窗外的景物，她看的只是自己。車頂上想必溢滿了雨水，過剩了的雨水從車頂上流下來，在車窗上開了好幾條分枝。她看到玻璃窗反映的一張臉，跟這些雨水重疊起，她下意識的摸摸自己的臉頰，深深呼一口氣來。

她摸摸塞得滿滿的手提袋，把手提袋從大腿放到地上去。今晚她將要在酒店睡一晚，袋中全是她的衣服、毛巾還有拖鞋。她從小很怕獨自一個睡覺，即使她多累，微微的聲音卻能把她從睡夢中驚醒過來，整個晚上緊張兮兮，老是放不下心似的。她睡覺時準會把燈亮著，在柔和的小檯燈的安撫下，她才能入睡。他懂得她，在暗暗的房間，亮了床頭的一只小檯燈。小檯燈的燈罩是白色的，罩子上有些圖案，細心的看才發現是楓葉的形狀。罩上的葉是鑲了銀色的邊，好像是有些東西在閃爍似的。她不能睡，身旁的卻正熟睡。她緩緩的爬起來，動作很輕，生怕不慎把對方弄醒，她只是微微的動。從小她便很怕在陌生的地方睡覺，媽媽曾經把她留在外婆家，打算讓她在外婆家睡一晚。傍晚帶她到外婆家，她還是乖乖的跟外婆在一起，黏著外婆不放。外婆抱著她一起睡在床上一會，她便放聲大哭，弄得舅舅他們也不能睡，逐一逗她笑、抱她走來走去，還是不管用，仍舊哭得可憐。外婆他們拿她沒法，只得撥電話給她媽媽，夫婦二人在凌晨時份乘的士接她回家，爸爸一抱她走出外婆家門外，她再也不哭了。到了現在，她還是老模樣，沒有長大的痕跡。她覺得先去洗澡的話，一會比較容易入睡。渡假屋沒有浴缸，她只得淋浴。一股不住的熱水灑在她的身上，她覺得全身都被水充滿。她閉上眼，熱水灑在她頭髮、身子，殘留在她身體的味道頃刻消失乾淨，她抹上厚厚的沐浴露，再狠狠的把身上的泡沫沖掉，她還是屬於她自己的。

電話忽然震動起來，她從口袋拿出來看看，她剛收到一個文字訊息。

「我找了很久了，為什麼你不回電話呢？可以的話，你盡快回電話給我吧。」她看過後，想也不想便把它丟進手機的垃圾廂裡去。她把電話塞進口袋裡去，緊緊的閉上眼睛。

那一夜，天沒來由的下得很猛，雨猛得他連家也回不得。她的爸爸媽媽出國旅行，要好幾天才回來。她便叫他到她家玩，買了一大堆 tiramitsu 的材料，跟他弄了整個下午，當他們把製成品吃進肚子裡的時候，已經九時多了。雨下得很猛，她只得讓他留下來。他的手提電話的電池快用光了，她叫他先把手提電話轉接到她家裡。她把被子放在沙發上，正想把客廳的燈關掉時，他雙手突然緊緊的抱住她，情不自禁吻她的胚子，她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心裡有點發麻，可是她知道自己沒法子拒絕他，他見她沒有說甚麼也沒有想過停下來。他的手爬到她的身上來，緩緩的把她襯衣的鈕扣解開，她嘗試把他的手移到別的地方，他還是繼續解開她的衣扣，仍舊狠狠的吻她。她低著頭，再沒有掙脫他的手。

大清早醒來，望望擱在檯面上的時鐘，已經九時多了。她在他耳邊喚他，喚了好一陣子他才醒過來。他伸開雙手，讓她為他穿衣，她逐一的把他襯衫的鈕釦扣上，用手撫平襯衫上皺起的部分。他牽著她的手走出門按升降機鈕，她牢牢的盯著樓層的顯示器，她緊緊捏著他的手，直到升降機門打開了，她才願意放手。

她張開眼睛，列車放慢了車速，停放在列車月台讓乘客上下車。她看到窗外有兩輛古老的列車，她看不清楚車身的顏色，那裡的光不強，且跟她的距離也不短。她記起好像是綠色的，小時候爸爸媽媽星期天準會帶她外出，有時帶她到尖沙咀喝茶，也帶她登上珍寶海鮮舫吃海鮮。她也曾跟爸媽來到這裡，她淘氣的上了火車，扮作乘客坐車，媽媽替她拍了很多張照片呢。想到這裡，她的嘴角掛上了一絲笑意。

她走進浴室，開動花灑洗澡。水扭得很猛，一股熱流湧到她的頭，還有她的身子。這令她的頭有點發麻，身子也覺得有點刺痛。可是她在巨大的水聲下，聽不見外間的聲音，暖流包圍她整個身子，她才感到安全。她瞄一瞄擱在洗手盤上的那條長長的東西，沒由來的皺一皺眉。她把眼睛合上，她的手溜到她臉，滑到她的肩，從手臂到了她的手背，再溜到她的腹部，她深深呼一氣，手停了好一陣子才溜到別的地方去。她把身體抹乾，穿上衣服走出浴室，那條長長的棒型東西早被丟到垃圾箱內。

「下一站係上水……」她回頭看看四周的人，不知道往哪裡跑了，只剩下三數個穿得西裝筆直的男人仍留在車廂內。車子忽然慢慢爬行，失去剛才的勁兒。在一個月台它再爬不下去，準備張開口讓乘客下車。她望到那幾個男人霍然站起來，走到車門附近去。她無端生了一個念頭，很想跟這幾個男人一同下車，到上水的大型商場走走也好，聽人家說這裡有間餐廳很不俗，倒不如趁便試試。她正想站起來，車門早已經緊緊關掉了。

車子把她帶到終點才願意讓她離開，她看看四周，只得幾個人而已。她跟著零星的人群向光亮的那處走去，月台暗暗的，她不清楚雨還在不在，她只感到一股寒意刮痛了她的後頸，她下意識的拉拉衣領。

雨悄悄的下著，沒有消滅的痕跡。月台只剩下幾個工作人員，乘客一早走了，也許趕緊去吃飯，也許趕緊回家也說不定呢。

(二)

她走到鏡前，端視著鏡子所反映的自己，看過正面，也歪著頭看，她總是對自己的側面情有獨鐘，每每跟大伙兒拍照，她總愛挑人群中的正中位置，稍稍把頭輕

側，嘴角微微一彎，她習慣笑不露齒的。她的頭跟身前的連身長鏡貼得很近，只剩下一小步便跟鏡子黏在一起了。她細意端視著眼蓋上剛抹上的淺綠色眼影，Shu Uemura 的淺綠色眼影是她最鐘愛的，她總覺得輕輕把它一抹，人也變得耀眼起來，她是如此相信。她微微的退後一小步，歪著頭的看兩頰的腮紅是否塗抹得色澤均勻，看了好一陣子，不自覺露齒一笑。看到鏡子所反映的自己，她覺得這個表情很眼熟，畢竟自從跟他分手後，她已經很久沒有像這樣放肆的笑了。

她瞄著自己的一雙黑白適中的眼睛，細心檢查眼下的細紋，幸好眼紋仍舊乖乖的保持著，沒有多了，也不見得有少了的跡象。然而她還是下意識地伸手輕輕一摸，彷彿這才是最有效的檢驗方法似的。

她再向後一退，鏡子呈現了她的全身來。今天的她穿了一件黑色的露肩連身裙子，她輕輕的一撥裙擺，微微的拉起裙腳看清早兩天才買回來的黑色高跟鞋。鞋面上有一個小小的蝴蝶結，穿起它就好像成了一個擅長芭蕾舞的女孩，從小便渴望穿上一雙粉紅色的繫上蝴蝶結的芭蕾舞鞋，小時沒有習舞的機會，現在穿上這雙高跟鞋可真的想跟著鞋的舞動轉起圈來呢。

高跟鞋始終沒有帶領她愉悅地轉起圈來，仍舊乖乖的立在鏡的正中，沒有盡情舒展筋骨。她只是傻著眼的看看這個自己，不知道甚麼時候變成了現在這個模樣兒。她覺得昨天還是個架著笨笨的黑框眼鏡，束起辮子緊緊繫上心形 Hello Kitty 頭飾的自己，只消一個晚上，她的樣子成了鏡前這個模樣可真的使她感到有點奇異。Hello Kitty 心形頭飾是他送給她的，除了心形外，還有圓球形的、星形的、黃的、粉紅的、紫的。他愛她繫上他送的小飾物，他更愛她對他笑。她站在美孚月台等他，大概是星期六傍晚的關係，人不多，她看到他正在遠處急速的走過來，她下意識的望向別的地方，待他走過來喚她，她只是咧嘴笑笑，眼始終沒有看過他一眼，視線只停在他的耳朵。他靠近她問她為什麼看見他總是笑得這樣燦爛，她抬起頭跟他眼睛相遇搖搖頭不作回答。

她再次抬起頭來，看著立在鏡前的自己。她覺得自己好像一夜之間成了另一個人，也許不，只是老了，她的輪廓始終還是這個模樣兒。她想這只是個錯覺罷了，走近鏡前，仔細的看眼下的位置，檢查有沒有明顯的眼圈，看過後不自覺的呼了一口氣來，鏡子頓時朦朧一大片。她下意識的伸手在鏡上朦朧處畫起一個個笑面來，有的圓圈大一點，有的細一點，這幾個笑面的大小也不一樣，而且它們的形狀也不見得跟圓形很符合，跟橢圓卻又有點距離。雨悄悄的下著，雨點無情的拍打著巴士的車窗，人們把車窗緊緊的關上，這使車窗全都朦朧得看不清窗外的景，她伸手在窗上畫著，畫了幾個笑臉，他沒有打擾她，她畫得連手指頭也黑了。畫了好幾個，回頭向他笑，他用紙巾輕抹她指頭。指頭的污漬褪去，他伸手摸摸她的頭，另一隻手在車窗上畫了一個圓形，喚她替它畫上笑臉。

她把頭髮一撥，細長的黑髮擦過衣服發出聲音。她撥弄著頭髮，把它們從後全都束起來，又把它們散下來，任由它們自由伸展。她再把一小撮頭髮盤起來，用手緊緊的抓住，頭緩緩的動，頭低低的，眼睛始終沒有從鏡裡移開半分。她迅速從手飾盒子取了一條黑色的緞帶，繫在這小撮頭髮上，向鏡裡的自己露齒而笑。她跟幾個同學從主樓走到教學樓 A，升降機門突然打開，她們只顧說著剛才教授說的笑話，甚麼也不理會。突然一隻手從後拍了她一下，被驚動的她下意識的回頭一看，是一個陌生男孩，她傻著眼的看他，動也沒有動。那個人走過來在她耳邊說了一句便走開了。身旁的同學忍不住大笑，扯住她的衣袖問他跟她說了些甚麼，她向她們搖頭說他沒有說甚麼呢。

她梳這種辮子，人家叫這作「公主頭」。這個是他先告訴她，她才知道別人也是這樣稱呼的。每每跟他約會，她總會把一小撮頭髮束起來，剩餘頭髮乖乖的散下，倒添上幾分可愛。

她不自覺的對鏡子作了一個微笑，沒多久，笑意無端被僵住，她望著鏡中的自己沒有動靜。門外有人在喚她，大概是男人回來了吧，她輕輕的「嗯」了一聲，門外的人好像走遠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電視機傳來的聲音。她覺得剛才好像做了夢似的，她在流動的時間之中打了一個盹。如果不是男人喚她，她的夢該會仍舊做下去呢。她低頭看看腿，還是立在鏡的跟前，似乎沒有進也沒有退的動靜。

她的手提包好端端的放在床上，一只紅色的小角在她黑色的小提包露了出來，她逕自走到床邊坐下來，在提包掏出一只紅色信封，信封上有她的名字，也有他的名字。她的指頭在信封上的字上跟著畫，閉上眼睛畫，竟沒有絲毫差錯。她仍舊在畫著，手卻沒來由的抖震起來。

他從灰色背包拿了些東西出來，放在她的大腿上。腿上擱著一隻粉紅色的信封，她回頭問他這是甚麼，他沒有回答只示意她看。她笑著問他是情信來的嗎？他仍舊沒有答她，只對她笑。她看到信封上只有他的名字，她抬高頭看他，他在她耳邊說要她跟他一起出席舊女友的喜宴，她頭低低的點點頭，注視雙腳蹬著的鞋子看得有點朦朧似的。

打開手上這個紅色信封，裡面藏著一張紅色的喜帖，喜帖上畫印著一個個銀色的心型圖案，她仔細的一個跟一個描畫著，這裡合共六個心型圖案。翻開喜帖，她沒有看見自己的名字，帖上有他的名字，也有一個陌生女人的名字，她沒有留意這個陌生女人到底叫甚麼，好像叫程甚麼似的，她沒有仔細的看，也沒有看清楚的理由，她只是注視著印有他名字那一個部分而已。

「嗨！你叫甚麼名字？」升降機的門徐徐關上，只得兩個人。

「那我先介紹自己吧，我叫凌宇。」她沒有回應他，頭低低的，她覺得兩頰很熱，本想對他說句話，正想開腔，話卻好像困在喉頭似的，哼也沒辦法哼一聲。升降機就在此時張開了口，他卻在等她開口。

一陣水聲，把發楞的她拉回現實，大概是男人在浴室洗澡吧，她想。手仍舊捏著喜帖，紅色信封早已乖乖的躺在地上。她再次站起來，雙手撥撥裙襬，緩緩走到鏡前，仔細望著鏡前的自己，看了一會，拿起迷迭香味道的香水，輕灑在手腕，也灑了一點在裙擺。她側著頭嗅嗅自己，在耳背也輕輕塗了點。

他從後環抱著她，鼻尖觸碰到她的耳背，慢慢的滑到她的髮梢。她的髮還保留著洗髮精的味道，他的鼻息把她的髮吹動了。他的手緊緊抱著她的腰，她的手也輕輕按著他的手，手漸漸緊緊交疊在一起。他輕輕嗅她的髮，沒來由的笑了起來。她問他笑些甚麼，他說很不明白她的髮為甚麼會有桃子的味道，她細聲的告訴他，今早用了含有生果成分的洗髮精洗髮呢。他聽了沒有回應，只是把鼻子貼著她的髮，動也沒有動，就這樣維持這個姿勢。她不知道該怎麼辦，乖乖的站著，跟他一樣沒有動，閉上眼聆聽他規則的呼吸，還有感受身體無端的顫動。

她拿起香水瓶捧在手心細緻的看，手中的是一個呈圓形的瓶，瓶身是透明的，卻帶點紫，是最傳統的那一種款式，瓶上繫有一個粉紅色的球，輕輕一按，香水隨之噴出來，香氣殘留在空氣中久久不散。香水本是藏在長方形的瓶，她不太喜歡這個瓶，便另買一個，她覺得這樣的香水瓶才跟香水相配，現在的設計對她來說太時髦了，她不得不承認她還是個活在過去的人，跟現在的人追求的東西很不一樣，不過舊的東西總較新的奢侈，她是如是想的。

頃刻四周回復寧靜，浴室傳來的水聲也消失了。她覺得這個世界好像只剩下她一個人，說是一個人又不對，還有鏡中的那個自己。世界只剩下她倆了，她望著另一個自己微笑，另一個禮貌的跟她笑。她舉起雙手，另一個她也跟著乖乖的舉起手。她知道也許只有她陪著自己過活，不會因為別的人放棄她，愛她的只有她。門外的男人再次拍門喚她，問她一個待在房間裡幹什麼，她不自覺的皺皺眉，閉上眼告訴男人她正在換衣服，男人聽到她的答話，知道她沒發生甚麼事便逕自走開了。

聽到男人走開了，她輕輕呼了一口氣。跟男人生活差不多一年了，男人跟她是編輯部同事，年紀比她小兩歲。那時他們住得很近，每晚下班，他倆總要趕著乘最後一班電車回家。就這樣他們在一起了，男人每晚跟她乘電車送她回家。好像是某個星期五吧，男人無端在電車上掏出一枚指環向她求婚，她不知道該怎麼辦，

只得別過頭望出窗外，當時窗外下起大雨，雨點肆意的拍打車窗，弄得她連自己的樣子也看不清了，甚麼也好像很迷糊似的。男人看她沒有反應，本想站起來走了，她忽然伸手捉住男人的手，男人回頭露出錯愕的表情望著她，當她的視線碰到男人視線時，她說她想試試跟男人一起生活。就是這樣，他們過著同居生活。她跟男人在公司附近租了一個頗大的單位，共有三間房。她從小很害怕跟別人睡在一塊，總覺得微微轉個身子也很困難似的，連呼吸的自由也好像被剝削掉。男人不想委屈她，主動提議一人佔一個睡房。剩下的房間便留給她作書房，買了一張木製的書桌給她，桌上放了她的手提電腦。房中置了兩個四層高的書架，全都擺放著她心愛的書。他的書沒有放進書房，只放在睡房的抽屜而已。

一會兒到了酒店，朋友準會問她為甚麼還不結婚呢。那次舊同學結婚，她曾經說過現在還不是時候，朋友卻盯著她戴在中指的指環說道：怎麼不是時候，跟他同居的日子也不短啦，是時候結婚了吧。聽到朋友這樣說，她下意識的把手放在腿上，不想再被人家注視她的指頭。朋友好像沒有放過她的意圖，老是盯著她笑，她不知道該怎麼辦，男人卻只是吃吃的笑沒有回答，她只得低下頭來裝著想事情。

她穿上粉藍色連身裙站在酒店門外等他，她的銀色披肩在微風吹動下成了一個美麗的弧度。手上拿著一個小手袋，是黑色的。她今天把一小撮頭髮挽起，梳了一個「公主頭」，兩頰只抹了一點淡粉紅胭脂，還塗了點橙色口紅。她看看錶，時針早已經走過七時，怎麼他還沒到呢。當她正伸手到袋中掏手提電話出來時，卻感到有人把手擱在她的肩膀。她回頭一看，他還在滴汗，她立即替他抹抹汗，紙巾不消一會便濕得破爛了。他忽然捉住她的手，她沒有望他，只是注視他繫上的領帶，是斜紋的款式，顏色是藍灰相間。

她開門走出來，男人不禁打量她。這時男人早已穿上西裝，坐在沙發上等她。男人走過來本想擁著她，她立即掙脫他，走到他觸不到她的地方站著。她瞄瞄男人的領帶，不自覺的搖搖頭，示意男人更換另一條領帶。男人哼也沒有哼一聲，便走進房間裡去。她沒有說話，只是傻著眼的望著電視機，除了螢幕的光刺進眼裡，再也看不見甚麼了。

那年的冬天，不知道為甚麼特別的冷，冷得雖裹在厚重的被窩裡，她的雙腳仍是沒法子暖和。他伸手從後擁著她，她的頭靠在他的手臂，被他緊緊的抱住。她覺得身體暖和了不少，微微轉個身子看著眼前的他，他溫柔的摸摸她的臉，她感覺兩頰有點熱。她沒有再看他，微微低頭，她的頭剛好貼著他的胸膛，聽著他規律的心跳聲，她知道今晚定必做個好夢。

(三)

他留意她，已經是二年級下學期的事了。

雖然他早早認得她，可是壓根兒沒有把她放在心上。在教室門外碰見她，他會跟她點點頭，她準會向他微笑，他不知道自己為甚麼會跟一個陌生的同學打招呼，他是不會這樣做的，別人因此覺得他是個很酷的男生，帶點目中無人，只有對著她才有點不同。

這個時候他對她有了印象，可是還沒有真真正正留意她。

好像是下學期的某個星期五吧，那堂課是他最喜歡，老師是個很風趣的人，也樂於回應同學的觀點，他很喜歡上這堂課。他很少機會跟她一起上導修課，這是唯一的，這天她穿了一件橙色的格子外套，他覺得她穿些鮮艷的顏色蠻好看，臉也好像生了光彩，跟她的性格很配。今天她是負責導修的同學之一，為大家介紹接受美學，聽了兩個同學先後報告，第三個終於是她了。她不知道是不是不舒服還是甚麼，聲量比平時少，聲音也有點沙啞，還常常拿著紙巾擦鼻子，她的鼻倒有點泛紅。他肯定她病得不輕，然而她仍舊為同學們報告，每說了一段話，便要停一會，他還是覺得她說的話有道理的，委實沒有因病影響導修報告的表現。

「一千個讀者，就有一千個哈利波特。」她笑著對大家說。他明白她說的是甚麼，也下意識的看看老師，老師也對著她微笑。她可真的與眾不同的，他想。

他只有星期五可以近距離看她，大課時間雖比導修課長，可是跟她的距離總是遠遠的，沒法子好好看清楚她。星期五他是最疲累的，最早的課是八點半，可是他沒有翹課的念頭，他喜歡星期五。

他沒有跟她說甚麼，她也沒有跟他說甚麼，他們碰面只會點點頭，他和她就這樣過了一個學期。在下學期快將完結之前，某次他無端的想試試乘大學校巴到旺角去，這可是他第一次坐呢。他挑了車廂最後的位置，靠窗的，他愛看風景。車準備開出之前，他看見她跟兩三個女同學一同走出主樓，她大概是跟同學在說笑，臉上流露笑意。忽然她抬起頭來，他跟他的眼神接觸起來，她沒有逃避他的視線，只跟他報了一個微笑，他不知道該作甚麼反應，因此他臉上沒有表情，只牢牢的看著她，直到車子帶著他走到再也看不見她的位置。這是他最後一次見她了，他這樣的告訴自己。他搞不清楚她是二年級的同學，還是三年級的同學，如果她是三年級的話，他應該沒有多大機會再次見到她了。

他再次看見她，是在星期四的大課上。她跟幾個女同學坐在一起，穿了一件黃色的蝙蝠袖外套，不是刺眼的黃，是柔和的淡黃。他總覺得他穿這些顏色可真的很好看，別的人卻對這些色澤嗤之以鼻，只有她是不同的。她看上去也沒有多大的改變，除了頭髮長了不少，她是刻意把頭髮留長的嗎？長頭髮的她，仍舊跟身邊

的人微笑，可以的話，他只希望她對他笑好了。

這個學期的大課碰見她的機會多著，除了星期五，他沒由來的討厭星期五起來。他總覺得星期五的課很悶人，他常提不起勁抖擻精神上課，反而愛在小休時間，走出教室在校園內走來走去，有時只走到飯堂買件三文治，有些時候則走到圖書館，他曾經在圖書館的中文書架那裡看見她一個人站著看書。

大概是星期一吧，兄弟們集體「走堂」，剩下他一個人等候下一課的來臨。沒事可做，他決定到圖書館找找書看。走著走著，他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正背向著他。他知道是她，便向她那邊走過。她忽然回過頭來剛好望到他，跟往時一樣，她只對他笑而沒有說話。他見她只是獨個兒，覺得這次是個好機會跟他說說話，他本想開口，話始終被堵塞在嘴裡，沒法子說出來。他只得慢慢的走過她身邊，讓他跟她繼續保持距離。

這樣過了一段日子，他發覺自己想要的不止這些了。從前只要在課堂上看看她，他已經可樂得大半天。現在，他倒覺得困擾起來。他很想知道她有沒有男朋友，也想知道她身邊有沒有別的男孩跟他一樣喜歡她，還想知道她心裡有沒有藏著一個人。這些他都想知道，可是他根本不可能知道的。上課時，他開始留意她身邊的人，視線範圍已不僅在她身上了。除了她常跟她的一個女同學比較親密外，很少跟男同學有太多接觸。他留意了她幾個星期，得出了這一個結論：她應該是單身的。然而，他很快便知道這個想法很幼稚，她的他或者不是同學，可以是別的系，早已經畢業也有這個可能。

今天，他的同學再次翹課，他知道這是一個好機會。男孩子就是這樣的，在還沒有成功之前，是跟友儕絕口不提喜歡上一個女生。也許是自尊心作祟，生怕失敗的話，可真的一段日子也成人家的笑柄呢。他也怕同學因而留意他的她，這樣的情況被朋友奪去心愛的也是常聽到的事。

下課後，她跟朋友一道走去。他跟著她走，她好像沒有察覺似的，仍舊跟同學說話。走到教學樓B，她跟同學道別，她捧著兩、三本書在等升降機。他也站著等，這裡只剩下她跟他。她問他是不是還有課要上，他說不是只是到辦公室找找老師。她看看錶說已經六時多老師應該下班了吧，他不知道該怎麼回答，只是說試試而已也不太清楚呢。走出升降機，她正想拉門進入，他忽然叫住她。她回頭看看他，他沒有作聲。她問他有事嗎，他說沒事，她說那我先走了。他按捺不住的衝口而出：你今晚有空嗎？她的笑意收起了，反添了些疑惑，我今晚跟同房吃飯，她說。她問他不是要回家嗎，他點點頭，那麼你早點回家吧。

「你可以給我 icq no 嗎？」他的聲音有點抖震。

「好。」

她正想拿筆出來，他卻遞上手提電話讓她直接輸入號碼。她把電話交到他手中，說了聲再見便走進教室。

他跟平常一樣乘西鐵回家，從前總覺得回家的路可真漫長，今天他卻覺得路程短了很多。他在西鐵站走到東涌線的那段路，無端的吹起口哨來。身旁的人不禁望望他，他沒有理會，只是在心裡想：還是走快些吧。

（四）

整個大清早，雨悄悄的下著。春雨總是惱人的，它本是溫和，不像夏雨帶給人們這麼多麻煩，可是它這樣靜靜的下著，一下便連續下了幾天來。這可真的把家庭主婦難倒了，洗好的衣物在這種天氣下，三數天也未必能完全乾透呢。她走到窗前，伸手出窗外，看看還有沒有下雨。風沒來由的吹過，把微涼的雨粉吹進來，雨粉撲到她的手臂，倒添了一份寒意。

她的家面積談不上很大，但也有三個房間。她跟丈夫睡在一個房間，兩個孩子各佔一間。大的那個孩子早已經上了中學，小的也進了小學，整整一個上午，只有她一個在，不用對著孩子嘮嘮叨叨。

看著掛滿客廳的衣物，她不自覺的搖頭。這樣的天氣，洗淨的衣服根本很難乾透，弄得整間屋也蕩漾著一股酸味，孩子一回來便大喊難聞，老是嚷著要開空調，這樣衣服可以快乾一點。可是妹妹氣管不好，空調已經很久沒有開過了，需要找人來清潔乾淨才用得放心。雨沒來由的下了幾天，她再也按捺不住，把衣服塞進袋子裡，一手把它抱住便踏住拖鞋，拿著傘子出門去了。

雨下得不大，隨著風的使喚在空氣中飄蕩著。她緊緊抱住衣物，另一隻手拿著粉紅色的傘。她走著走著，臉頰倒有點熱。雨點一絲一絲的撲向她，為她帶來了一點涼意。這條路是她熟悉的，自從懷了孩子後，她跟丈夫便搬進這裡來。她對這裡不會感到陌生，小時候她在這裡的一所學校讀書，現在學校早早搬到別的地方去，舊址卻蓋了另一所學校，哥哥也就在這裡讀書的。

她一拐彎，一幢建築物立在她的眼前。這所學校跟一般的差不多高，樓高五層。雖然建校的日子不算長，可是灰白的牆壁早已有點發黃，大概是潮濕的關係。外牆也有幾道裂縫，雖然情況不算嚴重，可是她看在眼裡還是覺得礙眼。她的兒子也就在這裡唸書，她也曾在這裡唸書。

她仍舊撐著傘，緊緊抱著一大包衣物立在學校的大門，抬頭看看被雨水滋潤著的大樹。她不知道這棵樹的名字，也沒有問問別人，她只知道它年紀比她大得多。那年她抓住媽媽的手不放，媽媽花了半句鐘哄她，才願意走進學校大門，樹早已佇立在這個位置。

她看看手錶，快到中午了，她得趕快把事情辦好回家準備妹妹的午餐。走到石階，她忽然停下腳步，把傘放在肩上，頭微微一側的輕輕壓著傘子，一隻手抱住衣物，另一隻手扶著階梯的紅色扶手，一級一級的下。當她走完階梯，張開手一看，只見手心沾濕了，也無端黑了一大片。

她把粉紅傘收好，把它倚在一旁。她把手上的那袋衣物放在店員面前，當店員正替她計算衣物重量時，她看到馬路的另一端有個女人正推著一架藍色的嬰兒車。女人撐著一把綠色的傘子，她看不清她的模樣，只看見婦人穿了一件橙色的連帽外套，下身穿的是藍色牛仔褲。看到女人手上撐的綠色傘，她覺得很眼熟似的。大概是許多年前吧，又是一個平凡的春天，那是一個沒有月色的夜晚，雨沙沙的下著，下個不停。兒子哭了一個晚上，丈夫撐傘抱住孩子走出屋外散步，他仍舊大哭。她摸摸孩子的額，可真的很燙，她知道孩子發燒了，二人立刻撐著傘跑出門外，招計程車送孩子進醫院去。

那時候孩子生病，他倆幾乎沒有一夜睡好。孩子一哭，她正想爬起來看他，身旁的人拍拍她的手臂，喚她好好的躺一會兒。丈夫逕自走到兒子的房間，一會兒她再聽不到孩子的哭聲，只聽到隱隱的搖籃曲在空氣中盤旋。孩子不哭，他們便走到孩子床前輕聲喚他，看到他微微轉動身子，他倆才願意把自己塞進被窩睡覺去。

她覺得有人輕輕拍她的肩膀，回頭一看，店員正把單據遞給她。她接過洗衣單據，拿起倚在牆邊的傘準備離開洗衣店。這時候，她伸出手來，手一點涼意也沒有。雨早已停了，她抬頭看看天，一片片雲正透著藍光，再次回復原有的亮度，壓根兒沒有下過雨的痕跡，只有葉尖兒還頂著大大小小的水珠而已。

（五）

倚在咖啡店灰牆的大時鐘早已繞到七時了，林蔚要等的人還沒有來。也許坐得太久了，她感到後頸一陣灼熱，大概是她還沒有點咖啡，站在一旁的侍應老是盯著她，也有些站在她的桌子旁，生怕她就這樣的坐下去，光是喝桌上的水似的。林蔚還是耐不住這樣的窘，就在她微微揚手喚侍應的時候，男人正站在咖啡館門前把傘插在店門旁的傘架，輕輕拍著沾濕襯衫上的雨水朝林蔚這邊走過來。

甫坐下，侍應已走過來為男人遞上一杯清水，把水放下還是沒有走開的動靜，只是呆呆的站著他們桌旁。男人一句話也沒說，便揚手喚侍應。那個呆站在桌旁的

侍應眉頭好像鬆弛了，嘴角上的笑紋也沒來由的浮現出來，應聲的向男人點了幾次頭。

「給我一杯 **Ice Lemon Tea**。」侍應仍舊點著頭。

「小姐，請問你要點些甚麼呢？」

「麻煩你，給我一杯冰 **Latte**……」

「給她一杯 **Ice Tea** 就行了。」那個侍應對男人點點頭便逕自走開了。

男人從背包內掏出一本書來，林蔚沒看得清書的名字，男人已不住的翻著書看了。林蔚定眼端視著眼前的男人，髮際的兩粉仍舊殘留著，使頭髮生了光澤。男人輕輕一托架在鼻樑上的眼鏡，視線始終沒有從書本轉移到林蔚身上，甚至瞄也沒有瞄她一眼。林蔚下意識看一看腕上的錶，已經走到七時三十分了。林蔚本想抬頭看看那隻大時鐘，剛巧侍應端來兩杯飲料，正好擋住她的視線，林蔚也得放棄這個念頭。

呷著一口冰紅茶，林蔚感到有點想吐，她不知道為什麼，只想吐就是了。可是她還是乖乖的喝著，大概林蔚感到男人的視線正掃著她吧。可是當她呷著一口茶瞄一瞄男人，男人仍舊看著書，也呷著書旁的那杯 **Lemon Tea**。看著男人的 **Lemon Tea**，呷著手中的 **Ice Tea**，忽然望到鄰桌上的 **Ice Latte**。林蔚知道這就是 **Ice Latte**，黑咖啡上懸浮著厚厚的純白的牛奶，林蔚總覺得這兩個極端的組合被攪拌棒混和起來，是一種難以形容的滋味。林蔚不知道自己幹啥想到人家那杯 **Ice Latte** 來，她口中呷著的還是好端端的冰紅茶。

手心握著 **Ice Latte** 的是一個女孩，頭髮長且乖乖貼著臉龐，大概是負離子直髮的效果吧。女孩的五官談不上漂亮，卻有一雙大眼睛，然而此刻從她的眼睛找不到半點神彩，活像機械人電源用光，只剩下瞪得大大的一雙眼。林蔚知道，這雙大眼瞪著的正是女孩同桌的那個男孩。男孩哼也沒有哼一聲，話也沒有說一句，只是專心的吃著桌上的鐵板牛排。也許是七成多熟的關係，帶紅的肉汁從牛排溢出來，男孩始終沒有望女孩一眼。

男人電話無端振動著，電話螢幕不停閃動，發出耀眼的黃光。男人看一看來電顯示，想也沒有想便按了接聽鍵。林蔚定眼看著男人，只見他緊繃的臉龐頃刻變得放鬆了不少，眼睛也眯成了一線，林蔚從來沒有見過男人這樣的一個表情。男人仍舊聊電話，林蔚也別過面看鄰桌那兩個人。剛才冒煙的牛排早已消失掉，男孩還是頭低低的吃著，沒有抬起頭來的動靜。女孩手上握住的 **Ice Latte** 還是滿滿的，與剛才端來的樣子沒有多大分別，不同的是咖啡色澤沒那麼濃黑，大概是冰塊溶掉的原由吧。看在眼裡，林蔚不禁覺得沒趣，視線轉移到窗外。雨早已停了，被雨水洗刷過後的窗子也日漸清晰起來。天色沒有剛才那麼黑，反而光亮起來，

剛才那一陣雨把整個天空淨化了。

攪拌棒在她那杯 **Ice Tea** 發出清脆的聲音，林蔚只是不斷的攪動著眼前的 **Ice Tea**，呷也沒有呷一口。林蔚抬起頭瞄瞄男人，男人的注意力早已回到手上的書了，林蔚卻彷彿卸下了重擔似的，不自覺的深深呼一口氣來。鄰座那兩個人仍然好端端的坐著，跟之前沒有兩樣。那杯 **Latte** 仍舊滿滿的，女孩瞪著那個男孩，男孩面前的牛排早已經吃完，剩下一杯熱咖啡在他面前。男孩的嘴沒有動，只是緩緩的攪動著咖啡，呼著煙的咖啡在杯中成了一圈圈的旋渦，男孩低著頭看得出神。

男人的電話鈴卻響起，他示意她不要發出聲音，她只得乖乖的閉咀。男人把聲音壓得低低的對著電話筒說話，音量太小，小得她甚麼也聽不見。她不知道眼睛可以放在哪裡，便瞄瞄那對男女。男孩正在打電話，跟女孩沒有視線接觸，男孩只看著前面的咖啡，他的咖啡早已不再冒煙了。

男人拍拍她的手，她才把視線移回來。男人告訴她先走了，因為工作程序出了問題，需要他趕回來處理。她沒有答話，抬起頭來望著男人。男人不知道該說甚麼，只得拍拍她的肩示意先走。她呷了一口 **Ice Tea**，她不太覺得自己在喝冰紅茶，反而更像喝混和奶的開水，冰塊溶化把冰紅茶沖淡了。

**咖啡淡了 是因為冰塊溶了
沒怎麼了 淡了就是淡了
擱在桌上還要不要**

她示意侍應結賬，看看鄰桌那對男女早已經不在了，她不知道人家是何時離開的，也許跟男人走的時間差不多也說不定。她倒覺得她也要早點離開，到了付賬單的時候。走出咖啡店，整個城市沒有下過雨的痕跡，只有她手上的傘仍殘留著點點雨水的痕跡。

她醒來的時候，手上的書早不知道翻到哪一頁了。她把書塞進袋子裡，再從袋中掏出另一本書，書面由好幾張北海道的風景照片組成。她定眼看著其中一幀，好一陣子才轉到別的去。明天可真的要到那一片薰衣草花海看一看，她想。